

第一场 讨论

主持人：佐藤康邦（放送大学教授）、潘畅和（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）

【佐藤康邦】 谢谢各位精彩的演讲。我想作为主持人，先做一下总结。郑先生做了有关中国古典的，孔孟时代的生死观的报告。现世的道德意志和我们的生死观紧密相连，生死观支撑着这个世界的道德，应该是这样的内容。

我主要研究西方的伦理。在西方，比如柏拉图在《斐多篇》中通过临死的苏格拉底，描绘了贯彻道德意志，就能够超越生死，这样一个生死观。此外，在近代哲学家康德的《实践理性批判》中，人类道德义务的永恒性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，而这一问题与“灵魂的不灭”这个基督教宗教观、生死观有密切的关系。康德认为这个“灵魂的不灭”也可以说成是我们道德使命的永恒性。郑先生所介绍的思想与这些西方思想有对应关系，而比它们更加深刻。我认为这些思想影响了日本人和中国人，也成为了东亚各民族的精神支柱。

日方的石川先生的报告和日本国学有关系，所以我想介绍能够联系日本国学和中国古典的故事。那就是石川先生也在报告中涉及到的本居宣长讲过的话。日本有题为《伊势物语》的古代小说，其主人公叫在原业平，生活在十到十一世纪，是天皇的弟弟。在其结尾部分业平留下了一首诗，内容如下：“早就知道总得走的路，但万没想过那是今天明天的事情。”

关于这首诗，宣长说：儒者们——江户时代的中心思想是儒教，所以当时是有很多儒者的——临死的时候往往留下道德性很强的诗歌，那就是“唐心”（中国化的思想）。与此相比，在原业平这首诗中表达了面对死亡，万分狼狽，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人的脆弱，这才值得尊敬，儒者们是很虚伪的。于是宣长

就开始了通过日本的古典文献来研究日本人精神的学问——“国学”。正如刚才石川先生的论文，宣长描写日本人的生死观，然后在其延长线上出现了近代的折口信夫，柳田国男的思想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似乎日本国学和儒教的态度是正好相反的。但这个日本国学也认为，我们对死者世界的观念支撑着生者世界的道德秩序，这一点会显示中日两国思想的对立点和共同点，也会为我们提供讨论的出发点吧。那么下面请大家自由发表观点，提出问题。

【森秀树（立教大学教授）】 首先我想请教一下郑先生。在郑先生的论文中，在有些地方好像有断章取义的做法，好像离开了本文原本的语境，做了自己的解释。比如说，您引用了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”，您认为孔子讲：“君子可以坚持道德而获得死的光荣”，这一内容是否与《论语》本来的意思有所违背？还有有关道家的说法，您把老子和庄子都概括为道家。这种一概而论的方法是否有些危险？我认为在道家中，老子和庄子是有区别的。您是否可重新考虑这一点？

下面，我想对森下先生的报告做一个回应。森下先生讲“有形的事物”逐渐变成“无形的事物”，我觉得这一观点很有意思。而且，您认为在“全球化”的语境中，亲密性是一个联系生着和死者的关键词，并指出这一看法与道家的思想也有联系，我认为，这个看法，很尖锐，也很有意思。

【郑晓江】 谢谢您提的很好的问题。我认为我不是断章取义。“乐天知命”是儒家的一贯思想，这一思想一直贯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。一直到近代的谭嗣同，都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。因时间有限，我没有充分地展开。儒家的基本观念是认为，人的生命有几个层次：一个是生理层次，一个是精神层次。在生理层次上，人是一定会死的，这与道教不同，道教是追求一个肉身成仙的永恒。儒家是用理性，清醒地认识人是必死无疑。但是，人死后，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人怎么使自我在生前有一种努力方向，他必须建立一种观念，人有精神生命，而精神生命也有很多层次，在其中，最重要的是道德生命。道德生命是永恒的。因为，人去世了，但是，道德的榜样，道德的感召仍然传颂千年。所以，人可以超越死亡，这叫道德超越。道家对这一问题有反驳，认为，“天地”不能长

久，“名”为何能长久？这是道家的看法。我认为我没有曲解儒家的思想。

第二个问题是有关老庄的问题。任何一个思想家，与别人都不同。即使，西方的同一哲学流派中，各个思想家都有不同点。不能因为某两个思想家在思想上有不同点，而认为两个思想家的不同点不能在一起论述。老庄两人的思想的差别是相当之大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两人作为同一道家学派。可能森先生把道教和道家混在一起。老子的“死而不老”，庄子的“肉身不朽”。老庄之间有差别，但是，并不妨碍他们同是道家。谢谢。

【森下直贵】 谢谢森教授的提问。生者和死者之间的亲密性是不会消失的。我想介绍文中提到的一部电影，叫《攻克机动队》，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怎样理解“物”。“物”如果被理解为一种物质，这个物质可能被分解为各个要素，最终达到如分子，原子的要素。但是，我认为，“物”不是物质的“物”，是一种多面性的“物”，之后，它逐渐会被消灭，我是这样想的。这一问题在全球化这个背景下将来会有什么发展呢？我想把它作为今后的课题。

【贺雷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讲师）】 我是石川先生论文的翻译者，我想针对石川先生的论文问一个问题。您论文的主题是日本近代的生死观，但在您的论文中，柳田和折口的思想是一种亡灵观。我非常想知道，这一亡灵观是如何对日本人的生死观产生影响的？比如说，如果我战死的灵魂不会成为未完成灵的话，那我是否在战场上会表现得更加勇敢？我认为，您们对已死的灵魂的认识是否与生死观之间有一定的距离？是否对死亡的看法和对已死的灵魂的看法有区别？

我对日本不太了解。第二个问题是想问，柳田和折口的思想在当时日本有多大的代表性？在近代日本，国学是否是一种强大的学术脉络？是否所有日本人在当时都相信死后有灵魂的存在？还是说，只有这两位学者有这样的看法？其他的学者们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？这两位学者是否能代表当时学界对亡灵的观点？

【石川公弥子】 谢谢您的翻译和提问。我首先想回答未完成灵的问题。未完成

灵这个观念对当时的人有什么影响呢？我是这样认为的：未完成灵这一概念对死者遗留下来的人才重要。对死者本人来讲，未完成灵不是很重要的问题。他们要成为未完成灵的时候，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父母，但似乎不大考虑自己成为未完成灵这一问题。比如，柳田也是死者遗留下来的亲属，所以，他才认真思考未完成灵的问题。

下面说一下国学与国民之间的关系。柳田的国学是根据一般国民的观念来形成的，在此意义上来讲，柳田的国学在日本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。比如说，盂兰盆节的时候，死去的祖先的灵魂就会回到现世来，在今天，日本人也有同样的观念和宗教活动。在此意义上讲，他们两人的国学是有一定代表性的。国学作为一个学派，能否代表日本的知识界？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。日本的国学在近代以后也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，重要的一点是，他们提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构想，这对日本的影响很大。